

第十課 始得西山宴遊記

壹、題解補充：

一、本文是古文中雜記類的山水遊記，屬記敘文。柳宗元自順宗永貞元年（西元805年）貶為永州司馬後，心情極為抑鬱苦悶，在百無聊賴之餘，到處遊覽，搜奇攬勝，借以開拓心胸，得到精神上的解脫，〈永州八記〉就是在這樣的心境下寫成的作品。〈始得西山宴遊記〉是八記中的第一篇，本文作於憲宗元和四年（西元809年）秋。正是柳宗元在永貞革新失敗後，南貶永州的第四年。本文以「始得」為題，標示著探求自然美的發端，也是宗元自己思想歷程的新起點。

二、所謂永州八記，包括柳宗元在永州寫的八篇遊記。其中四篇作於元和四年（西元809年），即〈始得西山宴遊記〉、〈鈇鋸潭記〉、〈鈇鋸潭西小丘記〉、〈至小丘西小石潭記〉，這又稱為前四記。另四篇作於元和七年（西元812年），即〈袁家渴記〉、〈石渠記〉、〈石澗記〉、〈小石城山記〉，這又稱為後四記。〈永州八記〉是作者山水遊記的代表作，這些作品，畫廊式地展現了湘、桂之交，一幅幅山水勝景，繼承了酈道元〈水經注〉的傳統而有所發展。

三、記，於古文屬雜記類，或記事、或記物、或記山水，本篇屬山水遊記。記山水者，自古以來以北魏酈道元〈水

經注〉最膾炙人口。酈道元狀繪地貌水文，意態飛動，妍麗絕倫，引述前言往事，亦頗能喚起歷史興亡、物是人非之感。後世寫景之文，必以〈水經注〉為宗。

四、山水遊記是柳宗元最膾炙人口的作品，繼承了酈道元〈水經注〉的傳統而有所發展。〈水經注〉本是地理書，對景物多客觀描寫，少主觀感情的流露。柳宗元的遊記則把自己的身世遭遇、思想感情，融合在自然風景的準確描繪中。除了這種藉景抒憤的特色外，遊記中還有一種幽靜心境的描寫，表現在極度苦悶中轉而追求精神寄託，如〈始得西山宴遊記〉的「心凝形釋，與萬化冥合」、〈鈇鋸潭西小丘記〉的「悠然而虛者與神謀，淵然而靜者與心謀」、〈至小丘西小石潭記〉的「寂寥無人，淒神寒骨，悄愴幽邃，以其境過清，不可久居」等，都體現了這種境界。

貳、作者：柳宗元

一、家世：柳宗元，字子厚。父親柳鎮，官至殿中侍御史。為人正直，富有學識。家庭的教養，對柳宗元性格的培養和學業的成長有相當影響。

二、仕途：

1. 少年得志：柳宗元年輕時，已樹立起宏偉的志願，他說：「始僕之志學也，甚自尊大，頗慕古之大有為者。」德宗元九年，21歲，中進士，同榜登科的有劉禹錫，從此兩人成了文學和政治上的親密好友。26歲，考取博學

宏詞科，正式踏上仕途。31歲，升為監察御史，成為中央官吏，與韓愈、劉禹錫同事，和正在積極提倡散文運動的韓愈建立了很好的情誼。雖然官職不高、年紀還輕，卻已投身當時政治和文學的領域積極活動了。

2. 八司馬事件：貞元廿一年（西元805年）正月，德宗去世，順宗即位，任命王叔文、韋執誼執掌朝政，大力從事改革，柳宗元積極投身於改革行列。王叔文推行一系列革新措施，例如：取消「宮市」、撤除「五坊小兒」、取消巧立名目的額外賦稅、豁免百姓歷年積欠的租稅五十多萬貫，還釋放宮女、教坊女樂九百多人，懲辦貪官，重新啟用被奸臣迫害的賢良等等，號「永貞新政」。然好景不長，同年八月，宦官和舊官僚強逼順宗退位，扶持憲宗即位，改元永貞，接著便迫害革新派，柳宗元被貶為永州司馬，同時被貶為遠方各州司馬的還有劉禹錫等七人，史稱「八司馬事件」。

3. 遠謫永州：永貞元年九月，柳宗元被貶為邵州（今湖南省邵陽縣）刺史。剛上路不久，又再接令貶為永州（今湖南省零陵縣）司馬。永州期間，柳宗元韜光隱晦，追思咎過，修德養譽，重實避名，一意求歸，甚至央託親知故交引他回京。可惜第二年憲宗改元元和之際，頒布大赦令，八司馬卻獨外於恩赦之列，大家便與之畫清界線，無人敢與之交通。永州位於湖南和廣東、廣西交界處，在唐時是相當荒僻落後的地區，但山水十分秀

奇。柳宗元在永州度過十年。司馬官卑事少，宗元乃寄情山水，以抒發抑鬱，並潛心學問，許多著名作品便創作於此期間。

4. 柳州善政：元和十年（西元815年）正月，柳宗元被召回京，二月抵長安，宰相武元衡反對重新啟用柳宗元等人，三月，被指派為柳州（今屬廣西省）刺史，官職雖比司馬高，可是地區卻更遠、更荒僻。柳州人煙稀少，言語不通，居民窮困。柳宗元為民興利除弊，積極從事建設，短短四年內，使柳州煥然改觀。元和十四年（西元819年）積勞成疾，卒於任所，享年四十七歲。柳州人民沉痛哀悼，為他修衣冠墓，建羅池廟。後人因他原籍河東，稱他為「柳河東」；又因他曾任官柳州，亦稱為「柳柳州」。現在柳州市公園內還保存著柳侯祠（即羅池廟）。

三、文學成就：

1. 古文運動：柳宗元是唐代古文運動的支持者、推廣者。主張「文者以明道」（答韋中立論師道書），與韓愈並稱「韓柳」。古文風格雄深雅健，並開拓古文題材

2. 山水遊記：柳宗元繼承六朝山水詩文的傳統，以精鍊的筆鋒，清麗的語言，刻劃山水，形象生動，就主觀情感而言，他筆下所描繪的山水，又不是為了客觀欣賞山水而寫山水，而是在描繪的同時，寄寓己之遭遇與悲憤，使山水人格化、感情化。代表作品為〈永州八記〉

3. 寓言：柳宗元的寓言繼承《莊子》、《韓非子》、《呂氏春秋》、《列子》、《戰國策》的傳統，並有新的發展。多以動物為題材，短小警策，意味深遠，筆鋒犀利，或諷刺社會病態，或鞭撻社會各種醜態，或宣洩自己遭受迫害的憤懣不平。使寓言擺脫先秦以來，僅作為論說附庸的地位，發展成一種獨立的文體。如：〈三戒〉、〈蝥蝻傳〉。另外，透過市井小民，描寫世情，具有明確的褒貶、諷諭目的，這些作品突破了傳記文學固有的框架，具有強烈的現實性與思想性，為傳記散文開拓了新生命。如：〈捕蛇者說〉、〈種樹郭橐駝傳〉。

4. 詩歌成就：柳宗元詩歌多作於貶謫之後，以山水詩最出色，內容多寓憤世傷時之意。詩風清雋明秀，與柳宗元、王維、孟浩然、韋應物並稱「唐代山水詩四大家」。

參、柳宗元詩文選讀：

◎ 〈登柳州城樓寄漳、汀、封、連四州刺史〉 柳宗元

城上高樓接大荒，海天愁思正茫茫。

驚風亂颭芙蓉水，密雨斜侵薛荔牆。

嶺樹重遮千里目，江流曲似九迴腸。

其來百粵文身地，猶自音書滯一鄉。

◎ 〈漁翁〉 柳宗元

漁翁夜傍西巖宿，曉汲清湘燃楚竹。

煙銷日出不見人，欸乃一聲山水綠。
迴看天際下中流，岩上無心雲相逐。

◎ 愚溪詩序 柳宗元

灌水之陽有溪焉，東流入於瀟水。或曰：「冉氏嘗居也，故姓是溪為冉溪。」或曰：「可以染也，名之以其能，故謂之染溪。」余以愚觸罪，謫瀟水上。愛是溪，入二三里，得其尤絕者家焉。古有愚公谷，今予家是溪，而名莫能定，土之居者，猶斷斷然，不可以不更，也故更之為愚溪。

愚溪之上，買小丘，為愚丘。自愚丘東北行六十步，得泉焉；又買居之，為愚泉。愚泉凡六穴，皆出山下平地，蓋上出也。合流屈曲而南，為愚溝。遂負土累石，塞其隘，為愚池。愚池之東為愚堂，其南為愚亭，池之中為愚島。嘉木異石錯置，皆山水之奇者。以余故，咸以愚辱焉。

夫水，智者樂也。今是溪獨見辱於愚，何哉？蓋其流甚下，不可以溉灌；又峻急，多坻石，大舟不可入也。幽邃淺狹，蛟龍不屑，不能興雲雨，無以利世。而適類於余，然則雖辱而愚之可也。

甯武子邦無道則愚，智而為愚者也；顏子終日不違如愚，睿而為愚者也。皆不得為真愚。今余遭有道而違於理，悖於事，故凡為愚者，莫我若也。夫然，則天下莫能爭是溪，余得專而名焉。

溪雖莫利於世，而善鑑萬類，清瑩秀澈，鏘鳴金石，

能使愚者喜笑眷慕，樂而不能去也。余雖不合於俗，亦頗以文墨自慰；漱滌萬物，牢籠百態，而無所避之。以愚辭歌愚溪，則茫然而不違，昏然而同歸，超鴻蒙，混希夷，寂寥而莫我知也。於是作《八愚詩》，紀於溪石上。

◎【語譯】：

灌水的北邊有條溪，向東流入瀟水。有人說：「從前有個姓冉的曾經住在溪邊，所以稱這條溪為冉溪。」也有人說：「這條溪可以用來染東西，就拿它的性能稱呼它，所以叫做染溪。」我因為愚蠢犯了罪，被貶到瀟水邊，而愛上這條溪。沿著溪進去二、三里路，找到了一個景致特別好的地方，就在那裡住下來。古時有個愚公，現在我住在這條溪邊，溪的名稱卻不能肯定，當地的居民還在爭論不休，不能不換個名稱了，所以把它改名叫愚溪。

在愚溪的上面，還買了一座小丘，就叫它愚丘。從愚丘向東北走六十步，發現一處泉水；我又買下了，就叫它愚泉。愚泉共有六個泉眼，都在山下平地上，泉水向上噴出。泉水合流後，彎彎曲曲地流向南邊成為一條溝，就叫它愚溝。於是挑土疊石，堵塞它狹窄的地方，建成一個池，就叫它愚池。在愚池的東面是愚堂，堂的南面是愚亭，愚池當中有愚島。有許多美好的樹木和一些奇形怪狀的石頭，參差錯落，都是山水中奇特的景觀。可就因為我的緣故，它們全被一個愚字屈辱了。

水，是聰敏人喜愛的，如今這條溪偏偏被愚字所屈辱，是什麼道理呢？因為它的水道太低，不能用它來灌溉農田；水勢

又湍急，中間多石頭，大船不能進來。幽深淺窄，蛟龍看不上眼，覺得在這裡不能興雲致雨。對世人沒有利益，可是這些情況正好跟我類似，那麼即便屈辱它稱它為愚，也是可以的啊。

寧武子在國家動亂時就表現得愚蠢，這是聰明人裝作蠢人。顏回從來不向老師提出相反的意見，似乎很愚蠢，這是通達的人裝作蠢人。他們都不能算是真的愚蠢。今天我遇到太平盛世，卻違反世故，背離人情，所以那些愚蠢的人沒有一個比得上我的。既然這樣，那麼天下沒有人能和我爭這條溪，為它命名就是我的專利了。

愚溪雖然對世人沒有什麼利益，可是它卻善於鑑別各種事物，清澈透明，能發出像金石那樣的鏗鏘之聲，能使愚蠢的人歡笑愛慕，快樂得不肯離開。我雖然對人情世故不適應，但也很能用文章來自我安慰；洗滌各種事物，包羅各種形態，而無所顧忌。我拿愚蠢的歌辭來歌唱愚溪，就茫茫地不會相互違，昏昏地相安在一塊，超出自然之氣，融合在虛無縹渺、形神俱忘的境界中，清靜冷落，沒有一個人會知道我。因此，我寫了八愚詩，刻在溪中的石頭上。

肆、延伸閱讀：

◎ 柳侯祠

余秋雨

客寓柳州，住舍離柳侯祠僅一箭之遙。夜半失眠，迷迷頓頓，聽風聲雨聲，床邊似長出齊膝荒草，柳宗元跨過千年飄然孑立，青衫灰黯，神色孤傷。第二天一早，我便向祠中走去。

擋眼有石塑一尊，近似昨夜見到神貌。石塑底座鐫《荔子碑》《劍銘碑》，皆先生手跡。石塑背後不遠處是羅池，羅池東側有柑香亭，西側乃柳侯祠。祠北有衣冠墓。這名目，只要粗知宗元行跡，皆耳熟能詳。

祠為粉牆灰瓦，回廊構架。中庭植松柏，東廂是碑廊。所立石碑，皆刻後人憑弔紀念文字，但康熙前的碑文，都已漫漶不可辨識。由此想到，宗元離去確已很遠，連通向他的祭祀甬道，也已截截枯朽。時值清晨，祠中寥無一人，只能靜聽自己的腳步聲，在迴廊間迴響，從漫漶走向清晰，又從清晰走向漫漶。

柳宗元到此地，是公元八一五年夏天。當時這裡是遠未開化的南荒之地，進行貶放罪人的所在，一聽地名就叫人驚慄，就像後來俄國的西伯利亞。西伯利亞還有那分開闊和銀亮，這裡卻整個被原始野林籠罩著，潮濕蒸鬱，暗無天日，人煙稀少，瘴疫猖獗。去西伯利亞的罪人，還能讓雪撬劃下兩道長長的生命曲線，這裡沒有，投下多少具文人的軀體，也消蝕得無影無蹤。面南而坐的帝王時不時陰慘一笑，御筆一劃，筆尖遙指這座宏大無比的天然監獄。

柳宗元是趕了長路來到這裡的。他的被貶，還在十年之前，貶放地是湖南永州。他在永州待了十年，日子過得孤寂而荒涼。親族朋友不來理睬，地方官員時時監視。災難使他十分狼狽，一度蓬頭垢面，喪魂落魄。但是，災難也給了他一分寧靜，使他有足夠的時間與自然相晤，與自

我對話。於是，他進入了最佳寫作狀態，中國文化史擁有了《永州八記》和其他篇什，華夏文學又一次凝聚出了高峰性的構建。

照理，他可以心滿意足，不再顧慮仕途枯榮。但是，他是中國人，他是中國文人，他是封建時代的中國文人。他已實現了自己的價值，卻又迷惘著自己的價值。永州歸還給他一顆比較完整的靈魂，但靈魂的薄殼外還隱伏著無數誘惑。這年初，一紙詔書命他返回長安，他還是按捺不住，欣喜萬狀，急急趕去。

當然會經過汨羅江，屈原的形貌立即與自己交疊起來。他隨口吟道：

南來不做楚臣悲，重入修門自有期。
為報春風汨羅道，莫將波浪枉明時。

——〈汨羅遇風〉

這樣的詩句出自一位文化大師之手，讀著總讓人不舒服。他提到了屈原，有意無意地寫成了「楚臣」，倒也沒有大錯。同是汨羅江畔，當年悲悲戚戚的屈原與今天喜氣洋洋的柳宗元，心境不同，心態相仿。

個人是沒有意義的，只有王朝寵之貶之的臣吏，只有父親的兒子或兒子的父親，只有朋友間親疏網絡中的一點，只有顛慄在眾口交鑠下的疲軟肉體，只有上下左右排行第幾的座標，只有社會洪波中的一星波光，只有種種倫理觀念的組合和會聚。不應有生命實體，不應有個體靈魂。

到得長安，兜頭一盆冷水，朝廷厲聲宣告，他被貶到了更為邊遠的柳州。

朝廷像在給他做遊戲，在大一統的版圖上挪來移去。不能讓你在一處滯留太久，以免對應著穩定的山水構建起獨立的人格。多讓你在長途上顛顛簸簸吧，讓你記住：你不是你。

柳宗元淒楚南回，同路有劉禹錫。劉禹錫被貶到廣東連州，不能讓這兩個文人待在一起。到衡陽應該分手了，兩位文豪牽衣拱手，流了很多眼淚。宗元贈別禹錫的詩句是：「今朝不用臨河別，垂淚千行便濯纓」。到柳州時，淚跡未乾。

嘴角也綻出一絲笑容，那是在嘲諷自己：「十年憔悴到秦京，誰料翻為嶺外行」。悲劇，上升到滑稽。

這年他四十三歲，正當盛年。但他預料，這個陌生的柳州會是他的喪葬之地。他四處打量，終於發現了這個羅池，池邊還有一座破損不堪的羅池廟。

他無法預料的是，這個羅池廟，將成為他的祠，被供奉千年。

不為什麼，就為他破舊箱篋裡那一札皺巴巴的詩文。屈原自沒於汨羅江，而柳宗元則走過汨羅江了。幸好回來，柳州、永州無所謂，總比在長安強，什麼也不怕，就怕文化人格的失落。中國，太寂寞。

在柳州的柳宗元，宛若一個魯濱遜。他有一個小小的

貶謫官職，利用著，挖了井，辦了學，種了樹，修了寺廟，放了奴婢。畢竟勞累，在四十七歲上死去。

柳宗元晚年所幹的這些事，一般被稱為政績。當然也對，但他的政績有點特別，每件事，都按著一個正直文人的心意，依照所遇所見的實情作出，並不考據何種政治規範；作了，又花筆墨加以闡釋，疏浚理義，文采斐然，成了一種文化現象。在這裡，他已不是朝廷棋盤中一枚無生命的棋子，而是憑著自己的文化人格，營業著一個可人的小天地。在當時的中國，這種有著濃鬱文化氣息的小天地，如果多一些，該多好。

時間增益了柳宗元的魅力。他死後，一代又一代，許多文人帶著崇敬和疑問仰望著這位客死南荒的文豪，重蹈他的覆轍的貶官，在南下的路途中，一想到柳宗元，心情就會平適一點。柳州的歷代官吏，也會因他而重新檢點自己的行止。這些都可以從柳侯祠碑廊中看到。柳宗元成了一個獨特的形象，使無數文官或多或少地強化了文人意識，詢問自己存在的意義。如今柑香亭畔還有一石碑，為光緒十八年間柳州府事蔣兆奎立，這位長沙籍官員寫了洋洋灑灑一大篇碑文，說他從柳宗元身上看到了學識文章、自然游觀與政事的統一。「夫文章政事，不判兩途，侯固以文章而能政事者，而又以游觀為為政之具，俾亂慮滯志，無所容入，然后理達而事成，故其惠化至今。」為此，他下決心重修柑香亭，沒有錢，就想方設法，精打細算，

在碑文中報了一筆籌款明細帳。亭建成後，他便常來這裡思念柳宗元，所謂「每於公退之暇，登斯亭也，江山如是，蕉荔依然，見實聞花，宛如當日」，不能不說，這府事的文化意識和文化人格，因柳宗元而有所上升。

更多的是疑問。重重石碑發出了重重感嘆、重重疑問，柳宗元不斷地引發著後人苦苦思索：

文字由來重李唐，如何萬里竟投荒？

池枯猶滴投荒淚，邈古難傳去國神。……

自昔才名天所扼，文章公獨耀南荒。……

舊澤尚能傳柳郡，新亭誰為續柑香？

這些感嘆和疑問，始終也沒有一個澄明的歸結。舊石碑模糊了，新石碑又續上去。最新的石碑樹在衣冠墓前，郭沫若題，時間是一九七四年十二月。當時，柳宗元變成了「法家」，衣冠墓修得很漂亮。

倒是現任柳州市副市長的幾句話使我聽了眼睛一

亮。他說：「這兩年柳州的開放和崛起，還得感謝柳宗元和其他南下貶官。他們從根子上使柳州開通。」這位副市長年歲尚輕，大學畢業，也是個文人。

我在排排石碑間踽踽獨行。中國文人的命運，在這裡裸裎。

但是，日近中天了，這裡還是那樣寧靜。遊人看是一個祠堂，不大願意進來。幾個少年抬起頭看了一會石碑，他們讀不懂那些碑文。石碑固執地愴然肅立，少年們放輕

腳步，離它們而去。

靜一點也好，從柳宗元開始，這裡歷來寧靜。京都太嘈雜了，面壁十年的九州學子，都曾嚮往過這種嘈雜。結果，滿腹經綸被車輪馬蹄搗碎，脆亮的吆喝填滿了疏朗的胸襟。唯有在這裡，文采華章才從朝報奏摺中抽出，重新凝入心靈，並蔚成方圓。它們突然變得清醒，渾然構成張力，生氣勃勃，與殿闕對峙，與史官爭辯，為普天下皇土留下一脈異音。世代文人，因此而增添一成傲氣，三分自信。華夏文明，才不至全然黯暗。朝廷萬萬未曾想到，正是發配南荒的御批，點化了民族的精靈。

好吧，你們就這麼固執地肅立著吧。明天，或許後天，會有一些遊人，一些少年，指指點點，來破讀這些碑文。